

妻，不應娶小小。只爲心不平，終日打不。
也。曾波臣曰：朝出蘭房芭，
粧前猶有啼痕在，只恐芭。
仙達。

者，欄也，干者，竿也。粧者，
粧者，犁也。

金陵鈔庫街因子寸金糖極有名，妓呂二嘗以遺吳



露書

(明)姚旅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閩人叢書

八閩文獻叢刊

露

書

(明) 姚旅著

劉彥捷點校

福建人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露書/(明)姚旅著 劉彥捷點校.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8. 1

(八閩文獻叢刊)

ISBN 978-7-211-05444-2

I. 露... II. 姚... III. 福建省—地方
史—史料—明代 IV. K295. 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171675 號

露書

LUSHU

作　　者:(明)姚　旅 著 劉彥捷 點校

責任編輯:林　頂

出版發行:福建人民出版社　　電　　話:0591—87533169(發行部)

網　　址:<http://www.fjpph.com>　　電子郵箱:211@fjpph.com

地　　址:福州市東水路 76 號　　郵政編碼:350001

印　　刷: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務有限公司

地　　址:福州市銅盤路 278 號　　郵政編碼:350003

開　　本:850mm×1168mm 1 /32

印　　張:11. 25

插　　頁:2

字　　數:266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版印刷

印　　數:1—1000

書　　號:ISBN 978-7-211-05444-2

定　　價:25. 00 元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直接向承印廠調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點校前言

《露書》是明代姚旅所撰的一部筆記。

姚旅，初名鼎梅，字園客，福建莆田人。姚旅事跡史傳不載，清錢謙益編撰的《列朝詩集》丁集卷七於附見「金陵社集諸詩人」中介紹其生平說：「以布衣游四方，卒於燕。著《露書》若干卷。詩苦吟，不多作，有集行世。」並錄其詩十三首（謝國楨先生《明清筆記談叢》記為二十二首，誤）。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一八稱：「園客放浪湖海，綴拾舊聞，《露書》一編，頗存軼事。其評騷一時詩家，遠比教器之，近續王元美。」對其生平事跡介紹得均不多。我們只能從《露書》中約略探知一二。

姚旅生活在明朝萬曆、天啓年間，據本書侯應琛序（末署壬戌黃獻可書，天啓壬戌即公元一六二二年）謂姚旅時值「艾年」，推知他大約生於隆慶朝。本書記事晚至癸亥（天啓三年，一六二三年），則當時姚旅尚健在。卒年無考。

本書卷一三載，其父「素節俠自知」，卒於鄉，大約未曾出仕。其從伯姚文輝做過新寧縣令（卷七）。據「余仲弟鼎鉉」之語（卷一三），可知姚旅為長子。其七弟名光元，丁亥年（一五八七年）尚在其母懷抱中（卷一〇）。自序言「余貧，不能多積書」云云，可知家境並不富裕。書中多載其入燕、之楚、客金陵、居京師、游晉、入齊、至蜀、游秦等經歷，卷一四記其辛亥以後「時入琅琊，閱歲游燕、游晉、游西楚，人如飛蓬，歲無寧晷」，看來李維楨序中「園客好游，足跡幾遍天下」之語非虛。

姚氏於游歷中，除了遍覽名山大川、美景勝跡，還廣交文人雅士，舉凡搢紳布衣、僧道娼妓，但有才情可稱，均在交游之列。李維楨（本寧）、曹學佺（能始）、林堯俞（咨伯）、游及遠（元封）、臧懋循（晉叔）、洪寬（仲章）等，都與他過從甚密。他每到一地，經常參與當地文人的活動，游宴唱和，評詩論文，相當活躍。單是參加的詩社，見諸記載的就有北山社、金陵社等。卷一二載有祝無功的一段戲謔之言，推其爲詞客「副總管」，陳元凱戲謂姚詩爲其鄉「五絕」之一，看來姚詩頗爲友朋稱道。《列朝詩集》稱他有詩集行世，可惜早已亡佚不存了。

《露書》的撰著，肇始於丙午（萬曆三十四年），初成於辛亥（三十九年），在金陵付刻時，不幸焚燬。己未（四十七年）姚旅續成此書，壬戌（天啓二年，一六二二年）又有二冊燬於火。從書中有癸亥年（天啓三年）的記事這一點看，本書印行的時間，應在天啓三年以後。書名則是取王充《論衡》「露書顯文，是非易見」之意，標榜辭意暢達的風格。

本書共十四卷，分爲核、韻、華、雜、跡、風、錯、人、政、籟、諧、規、技、異十四篇，辨駁訛謬，品評詩文，臧否人物，記載山川古跡、風土民情、世風世態、物產飲食、奇能絕技、神怪靈異等等，頗爲詳備。作者見聞廣博，種種耳聞目睹口談身歷之事，多所網羅，爲我們研究明代社會提供了多方面的豐富資料。所記不少是親歷親聞，其中向日葵、「淡巴菰」（烟草）傳入我國，山東武城縣落星，莆中地震，京師沙塵暴等事，都是重要的科技史料；對於當時民風土俗、生活風貌、物產飲食的記述，真實而生動，多爲他書所未載；利瑪竇、羅華宗等西方傳教士來華的事跡，朝鮮、琉球等國的風俗及其與中國的往來等情況，也在書中有所反映。而其對於古書的辨核，則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對詩文的評駁，不僅體現了作者的文學觀，

不少詩篇也賴以保存。僅就姚旅本人的詩作而言，見諸清以來詩文總集的僅十三四首，而本書還錄存了不見於各書的《蕩子婦》、《九日烏龍潭登高》、《聽濤》、《半月泉》等詩及詩句若干。書中記錄的當時文人墨客的詩詞文賦、遺聞逸事，對明代文學的研究，也有所助益。當然，書中也不乏率爾之論，神異迷信之說時有見之。這是我們今天利用本書時應予注意的。

《四庫全書總目》把《露書》列入子部雜家類存目，對本書評價不高：

雜舉經傳，旁證俗說，取東漢王仲任所謂「口務明言，筆務露文」之意，名曰「露書」。然詞氣儂薄，頗乖著書之體。其《核篇》所論經義，率毛舉摭拾，無關大旨，《韻篇》亦猥雜不倫，《諧》、《異》諸篇尤多鄙俚。至謂「屈原宜放、馬遷宜腐」，以其文之繁也。頗亦甚矣。

謝國楨先生則謂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的評價較為公允，指出本書「以《風篇》、《錯篇》記當時的事實，最為詳核」，且「其中有很多可採的資料」。

《露書》付梓時兩遭火厄，印行不易，存世亦寡，今僅國家圖書館、華東師大圖書館、福建省圖書館等六單位藏有刻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一概著錄為天啓刻本，《明清筆記談叢》稱有「崇禎間刻本」，不知是確定版本年代產生的參差，還是另有所見。一九九五年，齊魯書社影印出版了國家圖書館藏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中；二〇〇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中。經比對，二者底本係同一版。因前者末頁殘（闕半頁，二行），此次點校，即以後者為底本，字跡不清處，核以國家圖書館所藏刻本及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抄本。書中形近易訛的文字，如「己」「已」「巳」、「戌」「戊」之誤，地名中「潁」誤為「穎」等，徑予改正，不出校記；其他明顯錯訛於正文中改

正，卷末出校；疑誤處只在卷末出校說明。全書異體字予以統一。

本書材料博雜，涉及古代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社會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點校難度頗大。我學殖淺陋，雖自許用心，錯漏恐難避免，尚望讀者批評指正。

前輩劉宗漢先生不辭辛苦，相助辨讀本書韓位甫序（原係草書）；摯友劉石先生於百忙中通審全稿，是正頗多；林頂先生為本書出版，付出了不少心血，在此一並致以誠摯的感謝。

劉彥捷

二〇〇六年八月

序
一

河東友弟晉應斗元杓撰

盡天下皆言也，而有不解之言；盡天下皆言言也，而有不解所解之言。夫不解者與不解所解者，似能除言守默，妙合渾同，然而不得所解之竅，而盡以不解除之，不幾茫然莫辯乎！園客君與余遇，危坐終日而不言，於書無所不窺，而不欲盡解所以言，余因以不解所解者目之矣。及索所著《露書》，如《核》、《韻》等篇，又何言之詳、解之盡耶？嗟乎！園客君不求解者也。而言訛意舛、魯魚豕亥之混，率爲言病，夫古今言者與言言者欲以解破斯人之障，而不能解者乃托不欲解以誤古今之言，則夫有園客之解也而後能不解，有園客君之不解也而後能解所不解。然則是書也，固欲天下士繇解以入不解。而曰必盡解，則非園客君意矣。

序二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撰

姚園客《露書》十四卷十四篇：《核篇》一，駁《易》、《書》、《詩》三經，孔、曾、思、孟四書，諸子、史之訛誤者；《韻篇》三，論詩、賦諸文體之美惡者；《華篇》倣《法言》，間駁言道者；《雜篇》諸雜論隸焉；《跡篇》記古跡；《風篇》記風俗；《錯篇》記土產；《人篇》記人物佳否；《政篇》記政事；《籟篇》記佳言；《諧篇》記謔言；《規篇》記譏刺；《技篇》記雜技；《異篇》記怪異。其名「露書」，則東漢王仲任所謂「口務明言，筆務露文」，「曉然若盲之開目，冷然若聾之適耳」也〔一〕。其書視《論衡》，卷財居半，篇財六之一，而體例評論亦相出入。余孤陋寡聞，然無它伎倆嗜好，唯以誦讀爲生計，每遇古今文字有所未晰，無從質正，得園客書，犁然當心。其於經世宰物、汎隆損益之故，確有知見，匪直仲任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而已。史以仲任與王節信、仲長公理同傳，節信、公理所著皆有稱引，獨仲任缺焉，豈以二十餘萬言繁夥，未可一二摘耶？園客精簡，居然自勝。史又稱仲任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而《論衡》甫就，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今不傳。園客好遊，足跡幾遍天下，年未半百，精神長王。伸紙揮毫，若不措意，而營構夙成，其才性殆天之所授然也。人既異人，書復異書，余不敢爲蔡中郎匿之帳中，而竊效王會稽以實對人，廣其傳，與衆共之，因爲題簡端如此。由今以往，若

董勤之辟謝，夷吾之薦世，自不乏憐才者矣。

校記

〔一〕冷然若聾之適耳 《論衡》卷二〇《自紀篇》作「聆然若聾之通耳」。

序三

江陽友人韓位甫立之撰

張茂先《博物志》凡數十萬言，晉武苦其繁，俾刪之爲若干卷，猶然豐贍旁薄，近古所未有。近世著述實繁，逞奇者僥幸，徵理者近樸，剽剥者虞陋，鋪綴者虞蕪，間騁偏鋒，尠稱完璧。姚氏《露書》殆庶幾乎？姚君園客，閩人，少稱穎悟，長益標奇。厭拘儒之窺觀，羞鄙夫之株橛。博辨恢奇，窮觀六合。昔人謂：「州有九，游其八；經有五，涉其四。」殆斤斤焉，未足爲達識道也。是以咀飫經史，兼通流略，泛濫百氏，掇攬八夤，以成此書，彙爲《核篇》、《韻篇》凡十四卷，總曰《露書》。露，天地之和氣也，潤液草木，浸淫被泊而無不滋焉者也。是書解剥經義，則披沙揀金；刊正訛謬，則探驪摘珠；摭事類，述風土，則奧博可徵；商藻翰、程弧檠，則菁華若掇。直而不許，溫而不鷙。至如一嘲一詠，皆風鮮露燦，類宋玉之微詞，比風人之善謳。於，都哉！斯通儒之雅致，著作之瑤林也。宗伯李本寧先生嘗得其書，已漏下二鼓，亟然燭讀之，迨旦弗什，明日遂爲序傳之。若而年，園客復徵予言，予謝曰：「君將俾我貂續乎？蠅點乎？」園客曰：「不然。《雲門》、《英》、《韶》，萬舞動心，而箏笛琵琶亦有合於里耳。大庖八珍，籩俎肅盈，而哀家脆梨或慊於口。矧夫師友道愜，而有倡無和，吾竊懼焉。不腆敝簏，其秕其糠，先生取之。吾子爲我揚之。」丹水生曰：「有是哉，君之謙耶！」遂筆諸末。

序 四

雍丘侯應琛撰

昔王充《論衡》成，未有傳者，蔡中郎秘之爲譚助；今園客《露書》出，李太史輒序傳之，豈遂不可秘耶？余間得縱觀，唯恐其篇之終也。浩浩井井，未有涯涘，爲卷與篇，皆十有四。其曰《核》，志覈也，《韻》，志雅也；《華》，志實也；《雜》，志叢也；《跡》，志至也；《風》，志俗也；《錯》，志產也；《人》，志獻也；《政》，志事也；《籟》，志聽也；《諧》，志謔也；《規》，志正也；《技》，志絕也；《異》，志怪也。搜典籍之外訛，究衆流之淵源，商大雅之存亡，紀名賢之踪跡，著風土之通變，雜里巷之瑣尾，悉睹記之龐雜，察幾祥之微芒，其志豈不大哉！可與《論衡》分路揚鑣矣。雖然，六合甚廣，至理甚微，性地宜靈，耳目宜廓，明鏡豈疲于屢照，而清流寧憚于惠風？故同異離岐，是非雜遷，可否易地，好惡分曹。園客艾年足跡幾下遍，見以識定，議以時遷，其繼此而筆札之侈富，豈不足徵且信邪？余固無所短長，值時之艱，拮据戎馬，無寧晷，然性喜涉獵，稍暇未嘗廢開卷。其自此而見異人、睹異書矣！遂忘淺陋，而漫爲題首。

自序

姚旅曰：賣壺種者，置大壺其傍，云「子取之壺」。藝之則非。然欲者不取壺取子。履之則，在足。市履者不準足，踉蹌奔歸，云「遺則」。經生不尊經，尊注，詞家不本諸性靈，而尸祝杜陵，殆類是已。余每爲煩悶。余性僻，少讀書，遇義晦，如解帶結，不解不休；遇傳注旨背，如食蠅，吐乃已。第少慙，不屑登之牘。壬寅，來客秦淮，曹能始謂：「吾輩談謔，儻一紀載，何減劉義慶！」時徵逐佳麗，未暇也。丙午，客青守盧作仁署中，無事，追憶昔者，凡身之所交、口之所談、足之所履、目之所觸、耳之所聞，及一切可喜、可愕，輒命管。然耻襲人牙後，間偶昔賢，亦以先發己見。積若而年，得十七萬言，分十四篇，合爲四卷。自《跡篇》而上，多稽古，而間附以今，《風篇》而下，皆徵今，而欲還於古。命名則王仲任所云「露書顯文，是非易見」，篇之鱗次亦略有意存。余貧，不能多積書；即積，不暇讀，故所著只剔諸耳目，猶讀「芝麻通鑑」，遽談說古今耳。若謂經籍之訛舛、詞賦之妍媸、理性之邪正、陵谷之變遷、世教之汙隆、人物之錯綜、鬼神之情狀盡是，則待宰木以爲牘，無盡期。一壺無益於溺，有時可亂流。辛亥，書粗成，抵秣陵，屬張爾建芟訂。隨刻日發程入齊，以事稽晷，刻書燬於火。時爾建借宅讀書，先是，夜坐閨瓦上多人馬聲，以六丁戲余。己未方續成，壬戌，持二冊就友勘市語，偶寄市肆，暮歸，肆反局，彷徨達旦，其夜果復燬。惟是潦略付梓，非即謂坎壈足誇河伯，乃朱鬱儀語余，俞羨長、柳陳父揚扢風雅，而博識未聞；李本寧謂鬱儀幽窮古奧，文筆稍遜。則吾豈敢？

露書目錄

卷之一

核篇上.....一

卷之二

核篇下.....二九

卷之三

韻篇上.....六一

卷之四

韻篇中.....一〇七

卷之五

韻篇下.....一二七

卷之六

華篇.....一四〇

卷之七

雜篇.....一五六

跡篇.....一六九

卷之八

風篇上.....一八一

卷之九

風篇中	二〇〇
風篇下	二一五

卷之十

錯篇上	二三四
錯篇下	二四〇

卷之十一

人篇上	二六六
人篇下	二七二
政篇	二七五

卷之十二

籟篇	二八一
諧篇	二八三
規篇	二九四
技篇	二九五

卷之十三

異篇上	三〇五
-----	-----

卷之十四

異篇中	三二八
異篇下	三三七

露書卷之一

核篇上

「潛龍勿用」：勿用者，勿爲也。蓋初九動則爲《姤》，故戒其勿爲潛龍也。若以「勿用」爲未可自用，則云樂行何也？且樂行，憂違，正不欲其執於潛也。

或問「陽不用七而用九，陰不用八而用六」於卓小仙，小仙曰：「合九與六者，十之有五也。」按此，合七與八，不亦十有五乎？大抵《河圖》出龍馬，馬九竅，《洛書》負元龜，龜六竅。天地陰陽之定數，準於此矣。况遊魂謂九六也。九六，金水之數。金水用事而物變易，主變。此陽不用七而用九，陰不用八而用六也。或曰：「天一生水，地四生金，九六爲金水何？」曰：土旺四時，五得四爲九，五得一爲六，此金水爲九六。

「確乎其不可拔」：承樂行、憂違來。如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非謂其一於潛也。

「天下文明」：孔穎達謂「陽氣發見之義」，固一理也。但九二動爲《離》，《離》則文明；在內卦，故曰天下。蓋天下太平，有文明之象，而龍方見耳。不然，方在田，安能令天下已被其化也？

「乾道乃革」：革者，「鳥獸希革」之革，文彩始著之謂。

《坤》六三「無成有終」：蓋爲臣之道，勞出於己，功歸於君，如山出雲，雲降爲雨，不曰地雨而曰天雨，此之謂「無成」。乾資始，坤資生，天施氣，地成形，則有終也。非若《注》所謂「始雖無成，後必有終」也。

六四「無譽」：干寶曰：「功業不逮，故無譽也。」按四爲三公之位，而云「功業不逮」，何也？蓋四動爲《震》，《震》爲聲譽；又四迫君，處危疑之地，不欲有譽，鄭侯之自汚是也。淮陰之不免，以有譽耳。故既云「無咎」，又繼以「無譽」，若謂即能無咎，儻有譽，猶有咎也。不然，無咎足矣，何必云「無譽」也？如於無譽致不足之意，則免咎之人又何樂於有譽也？

「龍戰于野」：荀爽曰：「坤在于亥，下有伏乾。」是矣。謂其「兼于陽，故稱龍也」則非。侯果曰：「六稱龍者，陰盛似龍，故稱龍也。」亦非。陰何由稱龍？所謂「龍戰」者，上六人臣數窮道窮之時，謂《坤》與《龍戰》也。龍者，君也，如湯、武不得不正桀、紂之罪，臣失臣常道，君失君常道，是兩傷也，故曰：「其血玄黃。」黃者，臣，玄者，君也。又《坤》十月卦，十月當亥位，有與龍戰之象。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慶」今讀作「磬」，不知「慶」音「羌」，始與「必有餘殃」韻合。觀上文，「有常」也、「化光」也、「時行」也，其韻自明，即《詩》「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亦然。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袁坤儀謂：「《大象》辭皆明著，獨此不可解。」按荀爽曰：「經者，常也。綸者，理也。」蓋屯難之世，人易震蕩失次，惟君子不失常理，猶雷風而曰《恒》也。昔賢不得其解，遂以經營之意當之，致使後世以「經綸草昧」爲成語。

《比》彖詞「後夫凶，其道窮也」：互卦《剝》，故曰「凶」，曰「窮」。六三「不亦傷乎」，亦此意也。

《履》六三以一陰爲五陽之主，故曰「大君」，又以陰居陽，故曰「武人爲于大君」。亦猶《師》之九二，以一陽爲五陰之主，曰「王三錫命」，即以九二爲王也；曰「承天寵」，王爲天所寵也；曰「懷萬邦」，即九二之「王錫命以懷萬邦」也。「丈人」，古本作「大人」，亦指王言，非指丈人爲軍，正謂以九二承五之寵，又